



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

(上接第9版)

(二)伟大的实践

2020年初,中国还有551万农村贫困人口,52个贫困县。

剩余的贫困县、贫困人口,都是难中之难、贫中之贫。

这些贫困县分布在桂、川、贵、云、甘、宁、新7省区,贫困程度深、自然条件差、致贫原因复杂,都是几轮攻坚仍没有攻下来的“山头”。

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既定的节奏:春耕物资、饲料运不进村,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,大量农产品出不去,部分扶贫车间和产业项目陷入停滞。

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灾突袭,直接影响200多万贫困人口。

刚脱贫群众面临返贫风险,未脱贫群众身陷困境,最后的决战难上加难,怎么办?

挂牌督战,以非常之举战非常之役!

2020年,宁夏。

80多年前,红军在这里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——六盘山。

此时,宁夏最后一个未摘帽的贫困县——西吉县,也在翻越脱贫路上的“六盘山”。

“十种九不收,麻雀渴得喝柴油。”缺水一直是西吉人几辈子没有解决的难题,当地很多人名字里有“水”字。

“每天天不亮就要赶去四五公里外的泉眼担水,地上排队的水桶能有20多米,去得晚就担不上。”65岁的红耀乡村民柳志俊说。

西吉县将饮水安全提升工程作为督战的重点。

建泵站、修水池、换水源——这是瞄准短板、制定作战清单后,落实的具体行动。

同时紧盯脱贫标准,靶向攻坚,开展“四查四补”:劝返疑似辍学学生452人,新改造农村危房1530户……

到秋天,西吉县“两不愁三保障”达标率100%。

放眼全国,52个挂牌督战贫困县,不仅得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,还获得中央财政补短板资金184亿元。

全国各挂牌县均有一名省级领导联县督战。

东中部地区2008家社会力量结对帮扶1113个挂牌督战村。

面对疫情灾情“加试题”,战贫新举措应运而生:

2020年4月15日,29岁的金素素从宁夏西海固到福建福州务工的第49天,领到了近4000元工资,也是受疫情影响以来第一笔收入。“哪怕吃点苦,只要有活儿干心里就踏实。”

这次“南下”是金素素第一次坐飞机,乘坐的是“务工包机”。

在疫情袭来的日子,“务工包机”“务工专列”“务工包车”给贫困群众送去温暖……

回望脱贫攻坚8年,卫星从独特视角见证中国贫困地区发生的神奇变化——

北起黑龙江黑河,南至云南腾冲,“胡焕庸线”以西区域的夜光越来越亮。8年里这片区域夜光面积增加约55%,背后是西部地区电网加大铺设、乡级以上道路长度5年增加约64%、互联网经济增长活跃。

在雅鲁藏布江河谷,卫星发现有一片迅速生长的居民社区。新居民来自海拔4800米以上的藏北牧区,搬迁过来时,很多人不会用电、水、煤气,社区工作人员一个个地教。他们腾退的藏北家园,相当于21个北京大小。过去8年,全国有超过960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住进新家。

在北纬30度附近,有一条“黄色项链”,那是地球上著名的沙漠带。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附近的新疆柯坪县,3万亩新增农田在卫星影像中清晰可见。政府兴建起安全饮水工程,

甘甜洁净的饮用水接入每户农家。更广阔的视野里,卫星见证了西部一座座水利工程为干涸的土地带来滋养。

分布在青藏高原及边缘地带的“三区三州”绿色在增长,道路在延伸,产业在发展……

放眼全中国,8年脱贫攻坚战,12.8万个贫困村出列,832个贫困县摘帽,近1亿人摆脱绝对贫困,创造了人类减贫奇迹。

减贫奇迹来自精准方略——

这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到人,明确“帮扶谁”:8年时间,近2000万人次进村入户,开展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。

这是举世罕见的精准组织,明确“谁来帮”: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,300多万名县级以上单位派出的驻村干部,做到户户有责任人,村村有帮扶队。

这是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,明确“怎么帮”: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实施“六个精准”“五个一批”,因地制宜、因人施策。

这是审慎科学的精准评估,明确“如何退”:明确“时间表”,引入第三方,聚焦内生力和发展力……创新构建最严格考核评估体系,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。

云贵川交界处,有个“鸡鸣三省村”。

村民申昭时在通户路路口处竖起了“感谢共产党”的石碑。4年前由政府帮助改造住房,2年前通户路又修到家门口。从此,他残疾的妻子可以自己坐轮椅出入,他可以外出打工,结束了留在家背妻子进进出出的日子。

如果说一条通户路,缩短了贫困户与外面世界的距离,那么一门语言,则打开了贫困群体认识世界的窗户。

在四川大凉山,越西县河西岬多新村82户贫困村民,2019年秋整体搬迁到有卫生室、幼儿园、活动广场的新村。进了村幼儿园的孩子如今说起普通话,发音标准清晰。

千百年来生活在高山深谷的彝族民众,一直在闭塞的环境中代代繁衍。“记得第一次到广东打工,上厕所都不知道怎么问路,也看不懂标识。”一位彝族妇女这样回忆曾经的窘迫。

不会普通话,成为彝族儿童学习的重大障碍。

2018年,国务院扶贫办、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在凉山启动“学前学会普通话”行动。迄今,43万名学前儿童从中受益,越来越多彝族孩子成为既能熟练掌握普通话也不忘母语的“双语”“小达人”,有些彝族父母也跟着孩子学会了普通话。

教育扶贫补上劳动力素质短板,解决内生动力补上思想短板,贫困群众自主脱贫能力提高,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982元增至2020年的10740元,年均增幅29.2%。

减贫奇迹来自产业支持——

“2018年以前,我没听过车厘子,更别说吃了。2019年第一次吃到自己种的车厘子,那个滋味真香甜!”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尼史村22岁的村民央宗说,家里世代放牧、种植青稞和土豆,车厘子曾是新鲜物。如今,村里建成车厘子基地,她学会种植技术,每天约有120元务工收入。

像尼史村这样地处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地区的许多乡村,过去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限,亩产效益较低。实施精准扶贫以来,这些乡村因地制宜,引进农业企业,实现特色产业“从无到有”的历史跨越,涌现出凉山花椒、怒江草果、临夏牛羊、南疆林果、藏区青稞牦牛等一批特色品牌。全国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扶贫主导产业。

产业扶贫是覆盖面最广、带动人口最多、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。

依托订单生产、土地流转、生产托管、就地务工、股份合作、资产租赁等方式,全国72%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关系,70%以上的贫困户接受了生产指导和技术培训,累计培养各类产业致富带头人90多万人。

发展产业、易地搬迁、生态补偿……每个贫困户脱贫背后,都是一个系统工

程、一场硬仗。

减贫奇迹来自社会保障网络——

贫困人口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基本实现全覆盖,住院报销从50%多提高至80%左右,约2000万贫困人口纳入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范围,实现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弱有所扶;

学龄儿童入学率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、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标显著提高;

村级卫生室实现全覆盖;

通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、务工人员技能培训,使一大批群众就业门路越来越宽……

翻阅8年脱贫攻坚战的数据,可以发现两条走势完全相反的曲线。

一条向上的曲线:中央财政投入不断加大,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连续五年每年增加200亿元。

一条向下的曲线:每年剩余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少,从2012年的9899万人到2020年底全部脱贫。

(三)人民的力量

“公主殿下:请饶恕臣今日又不辞而别,殿下尚在襁褓,未成满月,臣本不应早早辞别……”

这是年轻父亲写给女儿的“请罪书”。那年,贵州遵义市汇川区农业农村局的余永流辞别家中尚未满月的小女,下乡扶贫。

2015年至今,300多万名像余永流一样的第一书记、驻村干部们,暂别年幼的儿女、挚爱的伴侣、年迈的父母,怀揣着改变贫困群众命运的满腔豪情,走进祖国各地的深沟巨壑,向贫困发起冲锋。

安徽金寨县中医院派驻大湾村第一书记余静,是一个在县城工作的“80后”女子。

既然来扶贫,就要干出扶贫的样子!

余静用大半年时间翻山越岭,基本搞清楚每一户贫困户致贫的原因。丧失劳动能力的,申请人股光伏发电参与分红;年纪较大干不了重活的,提供辅助性公益岗位;年纪较轻缺资金技术的,帮助申请小额贷款和技术辅导……

遍布全国各地的300多万第一书记、驻村干部以及广大乡村干部,正如长征中的红军战士,不仅让贫困地区变了样,更播撒下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火种。

甘肃和青海交界处,有一系列山峰绵延50公里,传说是女婿堆砌石头而成,大禹曾在这里治水,人们称之“积石山”。这也是青藏高原过渡到黄土高原的标志性山脉。

山两侧,一边是甘肃积石山,一边是青海循化,两个县居住着人口约2万和10.1万的少数民族——保安族、撒拉族。

2020年8月,循化县下拉边村农民韩尔玉兰为给儿子张罗娶媳妇,从长期工作的浙江杭州拉面馆返乡,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。

“感觉就是一个字:快!”在自家敞亮的房子前,韩尔玉兰谈起这次行程难掩兴奋。

韩尔玉兰儿子是聋哑人,全家靠打零工维生,在脱贫攻坚启动之初,就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重点帮扶。

“感谢党的好政策,我把政府资助到户产业资金入股了妹妹的拉面馆,全家也都在拉面馆打工。现在,终于攒够给儿子娶媳妇的钱了!”韩尔玉兰说。

像韩尔玉兰这样从循化县走出去靠拉面谋生的有4万多人,开的7000多家拉面馆遍布全国。

隔河相望的保安族,发展“腰刀”产业,带动一批贫困户脱贫。

小特色,大产业。当我们把目光扩展到全国,“核桃村”“洋芋村”“小吃村”“电商村”“网红村”……遍布全国,星星点点的特色乡村,为脱贫攻坚中的山乡巨变写下鲜明的时代注脚。

贫困,绝不是宿命。湖南长沙“90后”苗族姑娘杨淑亭因意外车祸导致高位截瘫,她不认命不服输,坐着轮椅开

启创业之路,带动数百名贫困户脱贫;陕西扶风县吴家村村民王喜玲不幸遭遇丧夫之痛,倔强的她顽强拼搏、自强不息,几年后成为扶风县第一个主动退出贫困户的人……

自强不息、奋斗脱贫的精气神,在广阔的神州大地充盈激荡。

一些一度离开家乡的农家子弟,也被热潮感召,毅然返回故土,建设家园。

走出过火山的安徽黟县塘田村老兵黄忠诚,退伍后操持木材生意,小日子一度红红火火。但他始终放心不下村里,回到家乡任职村委会主任,“我要帮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!”

塘田村地处皖南山区,茶叶资源丰富,但一直卖不上价。他自掏腰包甚至贷款流转土地、建厂房,发动村民入股茶叶专业合作社。沉寂已久的荒山,开始重焕生机。

2016年9月5日,黄忠诚兑现了组建合作社时对贫困户的承诺,向贫困户发放股金分红。欢天喜地的日子里,他却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,猝然倒在了分红现场……

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数字——8年多来,全国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扶贫干部,共有1500多人。

交通事故、自然灾害、劳累过度、突发疾病……这恐怕是和平时年代里,牺牲人数最多的一场“战役”。

今天,当我们回望这场可歌可泣的伟大征程,永远不能忘记这份长长的牺牲名单——

姜仕坤、黄诗燕、蒙汉、泽小勇、黄文秀、余永流、曹方华、蓝标河、秦彦军、张小娟、吴国良、吴应谱、樊贞子……

他们中,既有县委书记、县长,也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镇干部、村干部,更有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他乡当故乡的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扶贫志愿者等。

2020年12月1日,在脱贫攻坚即将奏响凯歌之际,余永流积劳成疾,生命定格在33岁的年龄;在3天后的追悼会上,他不满3岁的小女儿“公主殿下”,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这位“臣”已经永远不告而别……

同人民想在一起、干在一起,是共产党人历经岁月砥砺,始终不变的初心。

为了让悬崖上的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建制村通路,呼啸轰鸣的直升机飞进了昔日静谧的四川凉山阿洛洛哈村,为筑路工人运来施工设备;

为了让全国最后一个地级行政区接入国家大电网,施工人员顶着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,背起氧气瓶、吃着护心药,在西藏阿里的高山之巅竖起塔架、架起线缆;

为了让最后的“锅底人群”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,全体扶贫干部顶着世所罕见疫情冲击的巨大压力尽锐出战,将汗水洒遍每一条沟沟坎坎……

伟大的脱贫攻坚实践,激荡着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,那是信东风吹不倒的担当精神,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,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攻坚精神,丹心从来系家国的奉献精神……

云南华坪县,金沙江畔僻处一隅的小城。每一个来到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人,无不被一段誓词震撼——

“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,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。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,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!”

写下这句誓言的华坪女子中学校长张桂梅,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扶贫干部”。但她弱小的身躯,充满了对贫困的睥睨、对命运的渴求。

这位63岁的校长,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,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,推动创建了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,至今已帮助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考入大学。张桂梅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,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“张妈妈”。

(下转第11版)